



花逝



watanabe
junichi



渡边淳一

渡边淳一
最新长篇小说
国内独家中文版

渡边淳一

■
国内最新
独家长篇
中篇小说
版本说

花逝

王丽梅
史旻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逝/[日]渡边淳一著;王丽梅,史旻译.-北京:
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4.1
ISBN 7-5039-2473-X

I.花… II.①渡… ②王… III.长篇小说-日本-
现代 IV.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1890号

版权登记号:图字01-2004-0223

花埋み

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一刷发行

©J.Watanabe 1993. Printed in Japan

ISBN 4-08-748003-8 C0193

花逝

著 者 [日]渡边淳一

译 者 王丽梅 史旻

责任编辑 金燕

装帧设计 怀一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

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240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473-X/I·1151

定 价 23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1

利根川是关东的一条大河。

融化的雪水从上信越的群山流淌而下至北埼玉的俵濑，水面浩浩荡荡。这里已经没有上游拍打岩石般的惊涛骇浪，俨然一派悠悠的大河之风，河面上有几艘大船，挂着纯白色的帆，顺流而下。放眼望去，水面上的白帆有十四艘之多。站在岸边定定地看，船、水、一切的风景都静止在一片柔和的春光中。岸边也听不到船头“嘎吱嘎吱”的划船声。

河水流至岸边是一片草，再前面就是土筑的河堤了。从河堤直到街道两旁的松树，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。

俵濑村的里正萩野绫三郎家就在这片麦田的中央。正面

是两侧有长条房屋的大门，后面建有白色的仓库，这栋豪华气派的府邸被桦树和棕榈树层层遮掩，从河堤望去就像一座平地中的城堡。

这一带姓获野的人家很多，总本家都是以足利为渊源的连带家族，家徽也和足利家的相同：一个圆圈加一横。其中，绫三郎家被称做上获野，和下获野并列有最正宗的家史，虽然是农户，但从古代起就可以冠姓和配刀。主人绫三郎今年五十二岁，三年前患上了顽固的关节痛，终日在里屋卧床不起。长男保坪二十四岁，单身而且对务农不感兴趣，实际上全权掌管家务的是四十五岁的老妻嘉与。

嘉与身材娇小，眼睛水灵，是个贤妻良母。她没有沉溺于俵瀨最好的宅邸的盛名之下，而是坚实地掌管家业，守护着上获野家。即使一天工作结束洗澡时也是丈夫先洗，然后是两个儿子、雇工、女佣，轮完后她才最后一个洗。嘉与认为作为一家之主，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是她理所当然的工作。男孩子只有保坪和增平两人，其余的五人都是女儿。五个女儿都已出嫁，一律都继承了嘉与的聪明，书读得好，脑瓜好而且漂亮。

“学着点上获野家”是附近人的口头禅，村里人对上获野家都怀有一种敬畏和亲切的感情。

然而这个看上去没有一点阴影的家，最近却有一些风言风语。

就是三年前刚嫁给八里外川上村的富农稻村家长子贯一

郎的五女儿吟从婆家回来这件事。而且并不是单纯地回娘家或回来生孩子，只是一个人挎个小包袱回来，且一直呆了将近半个月。

关于这件事，上获野家的人肯定不说什么，佣人们也什么都没说。但是，确实有人看到吟从利根川岸边向家走，并且不止一人而是三个人都看到了。

原本只要利根川不发洪水，这个村子是十年如一日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尽管在东京进行了明治维新，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明治政府、天皇从京都搬到了东京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这并未波及到北埼玉。

村里人无聊至极，盼望流言的出现。婚丧嫁娶都可以，总之人们渴望新的话题。就在这时以家风严谨著称的上获野家的女儿回娘家这件事，足够治愈人们的饥渴了。

“在婆家出什么事了吧？”

“一点回去的迹象都没有似的。”

“但是要说五女儿吟可是上获野家族中出众的美人，公认的才女。”

“十岁时就通读了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和《小学》。”

“这么优秀的一个人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“我也是听说的，好像是有什么忧郁症回来养病的。”

“但是川上那边没有人一起过来吧？”

“对，所以才很奇怪。”

“是和婆婆合不来？还是和丈夫……”

“那么聪明的人不会是因为这点小事吧，但是川上的稻村家以前可是地方官呢，据说她婆婆政还健在，是个很严厉的家族。”

“不会就这么离婚了吧……”

“不可能，是上获野家呢，况且还有她母亲嘉与在，肯定不会让她做这么丢人的事。”

“有损名声啊！”

在明治初年保守的农村，嫁出去的女儿又逃回娘家简直无法想象。

人们开始到处谈论上获野家的事情。正是因为以前是光辉到顶点没有一点阴云的有名之家，这个流言才立刻勾起了人们的兴趣。但是嘉与和保坪对那些流言一点异常的反应都没有，不论是在路上遇到别人或来他们家的商人、佃户，还是和平日一样的笑脸坦然待之。家中也丝毫不见有什么阴影。

“已经回川上了吧？没有人在家里看到过她。”

“不会，因为吟也不在川上的婆家。”

“那她是去哪儿的温泉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她确实在上获野家，如果回了婆家的话，村里肯定会有人看到，肯定在家里躲着呢。”

只有在闭塞的农村，人们的眼光才这么敏锐。不管嘉与在人前怎么做，流言也没有止住的迹象，反而日益严重。当然嘉与也不是不知道。她感觉到了村人们好奇和同情夹杂的

目光，当中也有人借事来打探的。她嫁到上获野家三十年了，第一次体验到被人穷追不舍的感觉，嘉与愈发的沉默了。佻赖最好的人家、众人的典范这些上获野家的自豪，嘉与还不想丢弃。

2

“那吟现在在哪里?”

友子很久没回过娘家，简单地打过招呼后问嘉与。友子是吟的四姐，两人差四岁。五年前嫁到熊谷的一个神主（在神社掌管祭祀的人）家做续弦，两天前接到了嘉与一封信说有重要事情商量，今天早晨就从熊谷出发来到了俵濑。要商量的当然是吟的事。

“顺着走廊的那间八叠（面积用语）房间里。”

“一直卧床不起吗?”

“有时候起来，还有点发烧……”

“看过医生了吗?”

“让万年先生看过了。”

友子点点头。万年先生在友子出嫁前就经常出入她傧傧的娘家，是个汉学家，曾相继教过友子和哥哥保坪读书写字。他是江户寺门静轩的门下，十年前来到傧傧，和女儿荻江一起在村里开了间私塾，和当时很多汉学家一样，万年先生有中医药方面的经验，还兼任这一带的医生。

“那他说是什麼病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嘉与警觉地环视四周。茶室里除了嘉与和友子外没有别人，确定后嘉与靠近友子的脸说：“医生说是脓淋。”

“脓淋？”

嘉与闭眼表示点头。

脓淋是中医的说法，就是现在所谓的淋病。主要症状是高烧伴随剧烈的局部疼痛及排尿痛，和梅毒并称性病。现在有青霉素、氯霉素这样的抗生类药物，淋病算不上什么可怕的病，但在连磺胺制剂都没有的当时来说，可是一辈子都无法治愈的孽病。吟在刚出嫁不久就染上了这种孽病。

“那就是说……在那边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听吟说已经两年了。”

“那岂不是刚嫁过去就……”

友子完全没有想到，“那有希望治愈吗？”

“万年医生没有明说，但看样子很难。”

“我听说患了淋病就不能生育了。”

“也有那种情况。”

嘉与垂下眼帘，事实上染上淋病的女人多半不能生育，现在也一样。

友子仰天长叹，犹如晴天霹雳。她不敢相信，但是母亲亲口说的，没有理由不信。

“那边怎么说？”

“不知他们府上什么打算，没有任何正式的联络。吟出来时只跟女佣说回俵濂疗养一段时间。”

“那吟什么想法？”

“没有一丝回去的意思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友子腾地跪下来：“就是说吟自己跑出来的？”

媳妇自己跑出婆家这样的事，友子无法理解。又不是揭不开锅的穷百姓家，对方可是北崎玉屈指可数的大家族。

“她都做了些什么事！”

妹妹的出轨行为立刻波及到了身边的亲人——友子自己，她可不是不相干的外人，“您都知道了怎么还让她呆在家里？”就是因为她最小，惯的，友子在心里甚至有些埋怨母亲。

“您把意思说清楚，让她回去不行吗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但她从来的那天起就发着高烧，还肚子

疼，这两三天才稳定下来。”

“她在那边已经这样了？”

“入冬后几乎一直卧床不起，他们来过一封信说她有点感冒，我估计没什么大碍也就没太挂在心上，不管怎么说也是嫁出去的人了，总问来问去的不太好。”

友子理解母亲的心情。

“吟也羞于启齿，一直忍着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二月份发着烧沾了冷水，引发了头晕，躺下后就没再起来。”

听了嘉与这番话，友子开始觉得吟逃回家也有情可原，“真麻烦。”

开始提亲时，嘉与就一心认定这是一门好婚事。决定时也没有问吟本人的意见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在当时这种做法是行得通的。

“我太大意了。”嘉与轻轻闭上眼睛，不能只怪吟，从订婚这个角度来说，嘉与和媒人的责任更大，她不能使吟免于不幸。

“是我们倒霉。”

友子想安慰母亲。但对吟来说不只是倒了霉就能了结的。友子意识到这点，赶紧闭嘴。

嘉与像想好了什么似的，把铁瓶里的水倒入茶壶。也许这些天太过苦恼，友子觉得母亲突然萎缩变小了似的。

“父亲说什么？”

“说让她马上回去……”

“回川上吗？”

友子认为吟一个人跑回来后不再回去自有她的道理，但父亲让吟回到丈夫身边去也是出于一个父亲的考虑，她都能理解，但是去是留必须做出一个选择。

“母亲，您的意见呢？”

友子当即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。

“这样下去只会成为人们传来传去的谈资，可能的话我希望她尽快回去……”

嘉与稍事停顿，“但吟也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“还有，如果治不好的话……”

“你帮我问问吟究竟有什么想法。”

吟比友子小四岁，最小，在姐妹们中间，她和年龄最近的友子最亲。吟出嫁的前一天友子过来，两个人一直谈到天亮。那时，吟对出嫁没抱任何疑问，有的只是十六岁女孩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向往。友子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么开朗、聪明的妹妹三年后会这样落荒而逃。

“按礼节应该给他们府上写封书信了。”

“没看出来他们有多懂礼节。”

友子眼前浮现出婚礼当天在人群中瞥见的吟的丈夫，一张白皙温柔的脸，做男人可惜的感觉，和吟紧绷的小麦色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“不了解他们府上的公子。”这是友子的真心话。

从父亲卧室外的连廊往里走是八叠屋，友子进去时，吟正躺着看书。

“啊，友子姐。”

听到开门声回头时，吟把书放在枕边，坐起来。

“别起来了，躺着就行。”

虽然友子这么说，吟还是掩好衣服，坐正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吟出嫁时还是饱满的鹅蛋脸，现在变成了倒三角，下巴异常的尖，脸色是脓淋病人特有的苍白色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有事到办财，不知道母亲怎么样了，顺便来看看。

听说你也来了，吓了一跳。”

友子尽量装得很平静，但吟立刻察觉到她的不自然。

“是母亲叫你来的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和你谈了我的事吧？”

吟再问时她点点头。

“一点点。”

“想对我说些什么？”

吟已经做好防御准备。发烧而变得暗红的脸上，眼神坚定而刚强。事已至此，友子只好如实道来。

“我刚才听母亲说了你的事，太突然了，我都呆了。”

“生气了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吟整个瘦了一圈，突然老了三四岁一样，友子很心疼。

“但你不能这么拖下去了。疗养的话就像个疗养的样子，去趟温泉之类的，在家休养的话，也应该弄个明白。”

“那姐姐认为该怎么办呢？”吟反问到。

“什么怎么办……是你自己的事……”

“你是想让我早点回川上去吧？”

“我没那个意思，只是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。”

“我可以说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是你姐姐。”

“那我就说了。”吟瞪大眼睛直视友子。

“我不再回川上了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吟郑重地点头说：“我出来的时候就想好了。”

友子呆呆地看着吟。吟的脸上没有一点阴云，反而像卸下了重担一样非常安详。小妹妹突然之间长大了。

“我原本就打算明后天和父亲母亲说的。”

“吟。”

友子缓过神来。觉得必须要说点什么，但又想不出来要说什么。

“你想离婚？”

“对。”

吟回答时，束在脑后的头发微微地动了一下。

“就这样离婚的话，有可能再也嫁不出去了，有可能一辈子就一个人过了。”

“无所谓。”

可能是说出来后就舒服了吧，吟如释重负地看着院子里的树木被夕阳拉得长长的影子。

吟一点也不像面临离婚这么大事的女人。面对这份冷静，友子感觉到惊讶和焦急。

“好不容易嫁出去了，不觉得可惜吗？”

“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可惜的。”

“你不能这么随便就定了，太任性了。”

“任性？”

“对，不是吗？没有得到婆家的允许擅自跑出来，在娘家呆那么久，你觉得这样合乎妇道吗？”本来不想说的话，友子冲口而出。

“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要遵从什么妇道。”

“你那么随便乱说行得通吗？世人能接受吗？”

“出轨的是对方，是他违背夫道在先，我才违背妇道的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友子重新审视吟。小脸上一双大眼睛闪烁着燃烧着的光芒。她从小就很好强，但没想到会到这种程度。一个非常陌

生的吟活生生的呈现在友子面前。

“我吃尽了男人的苦头，一辈子不再嫁也无所谓，那样的话说不定反而更轻松。”

“谁都会犯错误，暂时的小错误，你不应该那么想。”

“暂时的也好，小的也罢，结果都是我被传染了。”

“吟，你是女人。”

“女人就必须耍忍吗？即使被感染，被弄的不能生孩子？因为是女人就是发着烧也得爬起来侍候婆婆，取悦丈夫吗？”

友子哑口无言。吟这么一问她无法回答。她应该比母亲更能理解吟，但不知不觉中，她要把吟堵在古代女子的三从四德中。这并不是她的本意。

“但还有面子的问题呢。”友子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
“很遗憾。”

吟看着院子里白色的栀子花，她出嫁之前就有，枝干现在比那时更粗壮了。

“好容易当上了大户人家的新媳妇，可是……”

友子不由得发起了牢骚。五个姐妹中吟嫁的人家最富裕，婚事定下来时，大家都非常羡慕她。即使被传染了淋病也不应该走人，况且是女方擅作主张。简直是前所未闻。还不知道村里人知道了会说什么，想想就觉得恐怖。

“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去了是吗？”

连自己都觉得很啰唆，但友子还是又问了一遍。

“再是什么大户人家我也不供着他们。”